



真凶快跑

王 界◎著

作家出版社



真凶快跑

王 界◎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凶快跑/王界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63 - 5260 - 4

I. ①真…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7932 号

真凶快跑

作 者: 王 界

责任编辑: 懿 翎 徐婷婷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13 千

印张: 25.25

插页: 3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60 - 4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语 录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一次犯罪更可怕。

——培根

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仍然要说真话。

——许健

我出逃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自由和保存自己的尊严。

——乔君烈

这个社会缺少的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公正和良心!

——乔君烈

在老百姓绝望的时候,警察是给他们带来最后希望的人。

——徐希愉

刑事案件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一般的警察们,而是应该把它交给那些有专业技能、有法治意识的警察们。

——本小说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初次邂逅	1
第二章	蓝雪惨死	13
第三章	艳遇	25
第四章	乔君烈	39
第五章	证据	47
第六章	让她走	67
第七章	释放乔君烈	77
第八章	乔君烈失踪	91
第九章	疑点重重	99
第十章	那一夜	105
第十一章	大卫这孩子	117
第十二章	怪人出现	125
第十三章	诱捕乔君烈	137
第十四章	反侦查	147
第十五章	监视杨丽童	157
第十六章	身体交易	171
第十七章	钟点工谜团	179

第十八章	抓捕乔君烈	191
第十九章	狡猾逃脱	203
第二十章	谜底揭晓	219
第二十一章	网上现身	233
第二十二章	蓝母追凶	249
第二十三章	重逢	259
第二十四章	又一人命	271
第二十五章	异地大搜捕	281
第二十六章	另种暧昧	295
第二十七章	关键线索	305
第二十八章	重要证人	319
第二十九章	顺藤摸瓜	331
第三十章	可怕的供词	345
第三十一章	女人间的秘密	355
第三十二章	真凶现身	365
第三十三章	尘埃落定?	387

第一章 初次邂逅

当年我偷过一本书。常言道窃书不算偷。尽管没有相关的统计，但是我认为偷书的人不但不是坏人，而且将来极有可能学有所成。然而如果偷了一本诲淫诲盗的书，而且读了这本书后产生一种醍醐灌顶的感悟，这就叫中毒了，后果一定非常严重。谁能告诉我，希特勒看了哪一本哲学著作后，变成了大恶魔？我无意中偷了那么一本书，可以说我由此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十多年前我还待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有梦的四年级学生。我念的是医科，知道有一本名著叫《日瓦戈医生》，但是我始终没有兴趣拜读它，何况我根本不喜欢看小说。我幻想自己能够在心脏移植课题上大功告成。要说明的是，当年克隆这个词汇尚未出现。

在一个淫雨不绝的礼拜天上午，因为没有雨伞，我被困在阶梯教室里。饥肠辘辘的我对看书早已厌倦，一心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食堂饱餐一顿。这天还有一件事让我闷闷不乐，就是我那副六百度的近视眼镜不翼而飞，整个世界在我眼里迷茫一片。

如果一个人在这天上午丢掉一百块钱，那么他就千万不要指望在下午捡到一张十元的钞票。倒霉连连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在阶梯教室里还有一个人，这个让我感觉到是一个漂亮女孩的低年级同学，就坐在我身后不远处。猜想她是低年级同学的依据，是她不时地低声背诵

英语单词。我念大一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我当然想结识她，更想让她当我的女朋友，可是人家愿意吗？我的眼镜丢了，我那模样即使算不上狼狈不堪，也会大打折扣。这天我干脆自认倒霉，不愿意冒触怒一个美丽高贵的女孩的风险。

“你好！”一副银铃似的嗓音从我身后飘过来。

我的身子竟然为之一震。这一震好像蓄谋已久似的，一直处在闻声而动的状态中。由于我对结识这个女孩并不抱有希望，此刻她主动向我打招呼，导致我因神经过敏而语无伦次。

一回头我就急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也没有雨伞。”

“我没找你借雨伞。”对方噗哧一笑，“这雨怎么下得这么大！”

即使看不清对方，我也可以感觉到她的美丽遥不可及。

我强作镇定，像绅士一样大包大揽，“Sorry，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太无聊了，我想考你一个问题。”

“深奥吗？”

“也许不。你喜欢看侦探小说吗？”

我不知深浅地说：“我不喜欢看小说，那叫浪费时间。”

“不见得吧，”她说，“煞费苦心踏破铁鞋找到凶手那绝对不是浪费时间！”

看来她颇有心得。

但是我无法把一个漂亮的女孩和一宗凶杀案联系起来。

我问：“请问你是哪个系的？我们学校应该没有刑侦专业吧？”

“考你一下吧，仔细听好了！”

她不再赘言，立即开始讲述一个关于谁是凶手的故事。

A1、B2、C3和D4四个人同在沙漠里探险。A1、B2和C3向东出发，D4留守大本营。D4告诉其他三个人，第二天下午五时后大本营向西搬迁二十公里，所有的人必须在五时前返回。B2对A1早已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干掉他，就人不知鬼不觉地往A1的水壶里投放毒药。C3也想置A1于死地，偷偷地在A1的水壶底部钻了一个小孔，把水壶里的水慢慢放掉，让A1因缺水虚脱而毙命。B2和C3各自先后布下杀机后，立即寻找机会远离A1。由于A1水壶里含有剧毒的水泄漏得一干二净，A1没有因喝水而中毒身亡。他拼命强撑着回到大本营原址时，已是第二天晚上九时。因为两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当天晚上七时，D4苦候不到A1、B2和C3，在推迟了两个小时，不得不按原计划把大本营向西搬迁二十公里。A1无法到达大本营新址，体内严重缺水，心力衰竭而亡。

漂亮女孩问：“你说，凶手到底是谁呢？”

我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特别是由一个漂亮女孩提出来的。

我说：“B2 和 C3 都有杀害 A1 的动机，并付诸行动……”

她当即做了一个手势打断我的话，提出她的见解：“B2 确实有杀人动机，也投毒于水壶里。但是事实上，A1 并非死于中毒，A1 之死与 B2 无关，由此判定 B2 不是真正的凶手。C3 在水壶上打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孔，把里面有毒的水放掉，反而救了 A1 一命。这么一来，C3 就更不是凶手了。D4 把大本营搬迁了，导致 A1 失去被营救的机会，D4 倒像是凶手。”

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不敢说话了，感觉到对方似乎在得意地笑着。

她很快就低头看书，不再跟我说话。

我不甘心我和她的事儿就此结束了，遂无话找话地说：“可是，我想了又想，D4 这家伙也不是真正的凶手啊，至少他没有杀害 A1 的动机。甚至，他连过失杀人也不沾边。”

她没有搭讪。

我搜索枯肠，实在找不到独辟蹊径式的见解，只好闭口不言，以免自讨没趣。

我觉得这个漂亮的女孩实在太高傲了，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眼镜丢了，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甚至不能欣赏并记住她的芳容。她的名字我也无从得知。

她走出阶梯教室。她穿着高跟鞋，那种走路的声音非常动听。

我顿时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马上站起来，走向她刚才坐过的地方。我看到她的书本仍然留在课桌上，知道她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还会回来的，竟然欣喜若狂。

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和她是不会发生任何故事的。

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道从何而来，可能是受到对方的美丽和高傲的言行刺激的缘故，这种感觉驱使我贸然决定偷走一件属于她的东西，留作长久珍藏的纪念品。

我随手拿走了她的一本书。

当时我并不在乎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哪怕是令人讨厌的教科书。

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她返回之前我迅速地离开了阶梯教室。

这本书的书名叫《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偷了一本可读

性颇强的书。不久后我读了这本书。

离开大学校园后，我的职业跟这本书密不可分。

十多年后一个礼拜天的晚上十时三十分，商业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但是华伦天奴专卖店已经停止营业，我买西服的计划落空了。我和张宾便漫无目的地走着，打算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儿什么。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像香港那个大明星黎明。我可以负责地说，此话不虚。现在的我穿着名牌服装，一举一动充满自信，再不是一个自卑的穷学生了。至于张宾呢，他被公认为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敲钟人伽西莫多。公平地说，张宾没有伽西莫多那么丑陋不堪，更不会是集驼背、独眼和瘸腿于一身的残疾人。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长相、性格和身份相似的人，就喜欢聚在一块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逛大街，看上去双方差距太远却神色融融，说笑随意，新新人类们一定会觉得这两个大男人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其实我们之间绝对没有那回事儿。我不反对张宾像宠物狗一样跟着我——请注意我绝对没有侮辱对方的意思，我跟他平等的——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因为我酷似大明星黎明，就乐于找张宾这个丑星做陪衬人，把自己衬托得更加完美？张宾这个人富有幽默感，有点儿会拍马屁，反正是挺会来事儿的。尤其要称道的是，他这人骂不还口，摆出一副洗耳恭听或是嬉皮笑脸的样子。由此估计打也不还手。

张宾有时会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炮制奇文，博众人一笑。他最著名、最经典的一篇美文是《我衷心地赞美屁股》：善良、老实、能屈能伸的您啊，像一个沙发垫儿，无论何时何地都让我坐得舒舒服服！您从不嫌脏怕累，为我排泄废物，但是您根本不丑，您拥有美丽的曲线！让我难忘和感激不尽的是，小时候我犯错误，您总是挺身而出代我受过，让爸爸妈妈痛揍一顿！所以，我衷心地赞美屁股！另外，张宾热衷于购买体彩和福彩。他说这是捐钱回报社会。不过如果有朝一日一不小心中了大奖，就不好意思了，买一辆宝马轿车，到高速公路上有多快就飙多快！有几个同事也买了彩票，老是不中奖，连五等奖也没沾边儿。但是张宾总是眉飞色舞地叹着气：怎么总不长进，还是三等奖！同事们顿时内心压力倍增，不由得嫉妒地看着张宾。有一天早上，张宾进门就说，找到女朋友了，很漂亮很纯，跟章子怡小姐差不多。好几个男同事又发愁了，自叹不如地嘀咕：为什么天下的好事儿全让这活宝一人独揽了呢？此后张宾经常在办公室里吹嘘，他怎

样利用休息时间到街上寻找新鲜、便宜的玫瑰花，送给女朋友。几位男同事气歪了鼻子。有人不服气地说：伽西莫多，你这模样，那个像明星一样漂亮的小姐会喜欢上你？张宾那活宝一字一顿地说：人世间就这样，有时鲜花偏偏喜欢插在牛粪上！

后来我发现：张宾的大作《我衷心地赞美屁股》有抄袭王朔作品的嫌疑；他大量购买彩票却一次次希望破灭；至于他那漂亮的女朋友，实属于虚乌有，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来女工，后来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轻描淡写地吹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那些欺骗是善意和友好的，张宾只不过是像马戏团的小丑在竭力表演。

首先要正视的是张宾的工作态度。张宾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干起活儿来那是没说的。正是这一点，我坚定地选择他做我的朋友。

我和张宾是同事，但是我们都没有因为所从事的职业而自然、必然流露出来的那种众所周知的神态特征。在相貌上，我们也跟所从事的职业大相径庭。我耻笑张宾像反面人物，尤其像小偷。张宾则恭维我应当到大学去担任最高级别的教授。

然而人的相貌太重要了。尽管张宾心地善良，但是他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确不佳。一见钟情的好事儿永远跟他无缘。相反，他的相貌有时会无端地惹祸上身，蒙受不白之冤。

四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和张宾也是这样逛着大街，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在我们身后从天而降，劈手抓住了他。我和张宾大吃一惊，张宾大喝一声你这是干什么？对方的声音更响亮，喝令张宾把钱包还给她！我和张宾左右看看，哪里还有小偷的影子？张宾非常委屈，也非常冷静，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叹了一口气，轻轻挣脱中年妇女的手，说自己虽然那模样儿不讨人喜欢是事实，给张艺谋演小偷绰绰有余，但是他的人头儿压根儿不次，即使有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偷一分钱。他甚至主动提出让这个中年妇女搜身。我也为张宾的人格据理力争。中年妇女仍不依不饶地穷追猛打。最后我们不得不表露身份。还有一次，张宾表明身份后死死抱住一个广东籍的诈骗犯。那家伙急了，怒骂张宾开什么玩笑，快给老子撒手。那家伙被张宾的搭档铐上后，还用香港话破口大骂张宾出卖了他。在他看来，张宾不是诈骗团伙里的叛徒又是什么呢？

我看过一个笑话后，杞人忧天地担心张宾会犯下同样的错误。这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男人正在大街上走着，一个漂亮的女孩领着两个警察追上来，指认他就是调戏她的流氓。丑男人看了一眼青春漂亮的女孩，顿时产生

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尽管那女孩弄错了，但他还是愉快地承认了，被警察送进了班房。

对于自己的长相，张宾没有自暴自弃。他一再强调这不是他的过错，不但接受了这一事实，而且自夸自己是不可多得的丑星。

当晚没有买到西服，口袋里还揣着几千块钱，实在有点儿不甘心。主要是平时夜以继日地忙得不可开交，极少有时间逛大街。只好留待哪个礼拜天有时间再来吧。我和张宾都累了，连连打着呵欠。我们也懒得找个地方消遣了，只想尽快回家睡觉，便当街买了两罐可口可乐，站在马路边上喝着，等着出租车。

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张宾举手叫车。

出租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我和张宾懒洋洋地正要伸手拉开车门，三个大男孩捷足先登，挤开我们抢先上车。他们从酒吧出来，都喝得醉醺醺的。

张宾有点儿火了：“喂，你们怎么搞的？这车是我叫的！”

一个黄头发的男孩满不在乎地说：“就这么着，你们又想怎么样？这车是你们家的？”又有一个平头男孩大肆叫嚣：“傻×！有种就揍我一顿！没种就给你大爷滚得远远的！”平头男孩坐在副座上，用力关上车门。

一个光头男孩朝张宾和我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态度最猖狂。即使最善良的人，也会被他刺激得跳起来。

张宾更火了，一把抓住光头男孩的衣襟。眼看他们就要扭打起来，两个大男孩跳下出租车扑向张宾。我急忙掏出证件，大声表明我们的身份。

三个大男孩被镇住了。

我大喝一声：“别在这儿闹事儿，快走！”

张宾趁势朝光头男孩的屁股踢了一脚。

三个大男孩乖乖地缩进出租车里溜掉了。

张宾非常气愤：“头儿，让我把他们弄回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我说：“算了，他们喝多了。”

张宾说：“把他们弄回去，是合法的！我揍他们一顿，也是正当防卫！”

我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正好有职业优势，可以合法地揍他们一顿，所以你就很想利用职业优势做点儿什么。要是他们侮辱了以唱歌为职业的帕瓦罗蒂或多明戈，帕瓦罗蒂或多明戈是否应该为他们高歌一曲呢？”

“帕瓦罗蒂是谁？”

张宾是退伍的武警，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可以认识刘德华和张柏芝等流行

歌星，却不会知道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和多明戈，这不足为奇。我知道他听不懂我这句话，但是跟他解释得花一点儿时间。那就没有意思了。

张宾还是怒气难消。

我跟张宾说，这口气要是咽不下去，做人得有多累。前晚我累得要命，脑血管快爆裂，头痛得要命，只想尽快回到家里，也不洗澡了，一进门倒地就睡。没想到乘电梯的时候，一个老婆婆抱着她那一岁多的孩子，那淘气的小家伙趴在按键盘上，乱摁一通，把每个数字键都给摁上了，结果电梯一走一停，每层都得停下来。那老婆婆，抱着孩子躲在一边，抱歉地朝我微笑。本来我就有点儿头疼，让这电梯颠来颠去，更是雪上加霜了！我家住二十三层，这样下去我怎么撑得住？电梯到六楼我就赶紧逃出来，等另一部电梯。我整整花了四分钟才回到家里。有时人暴跳如雷就因为小事情所触发，但是我能冲着小孩子和老婆婆发火吗？

“孩子不懂事给摁上了，不是可以再摁一下就取消了？”

我说：“这个，我本来是知道的，可是，当时头痛得厉害，全给忘了！”

有时就是这样，现在比如急着要出租车，可是它偏偏不来。于是我们干脆走进人行道吸烟。干我们这行的，不吸烟不行。没想到我的黑色皮鞋边上粘上了别人嚼过的香口胶，怎么也弄不掉，越弄越难看。张宾蹲下去，忙了好一会儿才大功告成。他站起来的时候，看到百货公司大门前的铁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

不久之后我知道这个年纪小我几岁、看上去却比我年轻得多的漂亮女人叫邵幼萍。我所认识的漂亮的女人不多，我曾经自然而然地把邵幼萍和那个在我记忆中的美丽高傲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无法把她们的印象重叠。因为我实在记不起那个女孩的样子了。

这次艳遇后，几个月后的一天，张宾模模糊糊地对我说，当天晚上他就觉得邵幼萍有点儿面熟，好像最近几天她曾经在他面前若隐若现地出现过好几次。因为一张漂亮的女人脸很容易给他留下印象。他头头是道地解释说这或许就是我的缘分吧，这个女人注定是要跟我连在一起的。出于职业习惯，他又用开玩笑的方式敏感地推测，要让我当叛徒，一是不让我吃麻辣牛肉，二是用美人计。用美人计或者更能立竿见影。我也明白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或许是深奥莫测的东西。然而我也明白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我一时无从想象谁会向我动用美人计。我也是整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弄明白邵幼萍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不是暗娼，也不是那种想跟我发生一夜情的女人。在我了解她的意图后，虽然我没干什么丑事，但是我仍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受到了伤害。

但是在当天晚上，张宾看到邵幼萍坐在百货公司大门前的铁椅子上，顿时来了劲儿。他只是觉得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而没有去想其他的事儿。

张宾说：“右边六七米处，那女人长得不错吧？年龄虽然稍大点儿，却美丽依然，成熟得可爱呢！头儿，上吧，她正在多愁善感呢！”

“去你的，别自作多情了！”

“你不是相信缘分吗？缘分可能来了！”他朝我诡笑着。

我揶揄地说：“你是说你自已吧？你不是不相信自己会有一见钟情吗？”

“我就要打破这个宿命！”

“你就喜爱碰一鼻子灰！”

“头儿，不好意思，请等我几分钟。要是我有戏了，你就赶紧走吧，车票留着，明天我给你实报实销！”

我不置可否。

张宾把半截香烟扔掉，快步走向邵幼萍。我猛吸一口烟，看着张宾的背影，不由得摇摇头，把他扔下的烟蒂捡起来，到处寻找垃圾桶。我手上的烟蒂尚未处理掉，张宾就很有礼貌地大声喊我：“请过来一下！”

我没有理会张宾。我猜这小子一定是遇上麻烦了。就他这相貌，只要邵幼萍瞟他一眼，不立即讨厌他才怪呢。不痛骂他是流氓，不呕吐不已，那已经给他面子了！

张宾见我没动，就跑过来对我说：“那女人好像有点儿不舒服，去看看吧！”

我还是没动。

张宾说：“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

我说：“别找借口了！”

“她真的不舒服。”张宾特意再强调一句，“我觉得她挺适合你的！”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张宾真的急了，“不要假正经了。头儿，不管你需要女人也好，不需要女人也好，女人有困难了，你总得去看看吧！我从来都是先出来、站两边、头一个死掉的配角，我都亮相完毕了，就看你主角的了！”

张宾生拉硬拽着我走过去。

我一看邵幼萍果然身体不适，满头大汗和紧皱的双眉使她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她看着我两只手都拿着点燃的香烟，忍不住哑然失笑。我知道她因何而笑。

“这是你的！”我把烟蒂还给张宾，扭头问邵幼萍，“请问哪儿不舒服呢？”

邵幼萍抬头看我一眼，“我没事儿。”

我说：“需要帮忙吗？我们送你到医院去。”

“不用。谢谢。”邵幼萍低下头，朝我们摆摆手，让我们走开。

张宾殷勤地说：“我老师是医生，是教授级名医，手到病除。这就免费给你看专家门诊行吗？”

邵幼萍再次抬起头，大概凭着看到我戴着中度近视眼镜，提着内装笔记本电脑的公文包，书卷味儿极浓，觉得我像大学教授而不像骗子，就开口说话：“教授，我头疼得要命，可能发烧了。”

我摸了一下邵幼萍的额头，果真有点儿发烧。

不能否认漂亮的女人确实是得天独厚。我觉得邵幼萍就这样坐着够可怜的，打算让张宾送她到医院去，甚至愿意代付医药费。我说：“大概有三十八九度，体温挺高，而且甲型 H1N1 流感的威胁还在，不能大意啊。我们这就送你到医院去吧。”

邵幼萍说：“太晚了，去医院挺麻烦的。教授，就请你给看一下吧。该吃什么药，你告诉我，我去买。”

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去，仔细检查一下。”

邵幼萍说：“我知道，我这是小病，用不着到医院去折腾。”

张宾抢着说：“这年头，到大医院去，一个小感冒几百块钱就能治好。不过，小感冒，麻烦医生动用 X 光机、CT 机，浪费资源就不好了！许大教授，你就给治一下吧！”

我只好重新摸一下邵幼萍的额头，说：“你嗓子眼又痒又痛的，对吧？”

邵幼萍说：“是呀，可能上火了。”

我说：“应该是上呼吸道感染。”

张宾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电话簿和笔，让我把处方写出来。我对症下药，写下几种西药，还补上了两天后可能用得上的止咳糖浆。张宾把处方撕下来，让邵幼萍等一下，转身就跑开了。不用说，他张罗着买药去了。

邵幼萍说：“太谢谢你们了，你们都是大好人！”

我说：“吃了这药，应该没问题了。不过，万一明天病情加重，一定得到医院去！别穷对付！”

邵幼萍点点头。

张宾很快就把药买回来了，手上还端着一杯热纯净水。他指点着邵幼萍服药。

我的手机鸣叫着。我接听电话。

我对张宾说：“走吧走吧！”

张宾说：“头儿，什么事儿？”

我说：“走吧！”

邵幼萍说：“我没事儿了。你们有事儿就快走吧。不过，两位好人，请把电话留下来！我得谢谢你们！”

我说：“不用了。”

邵幼萍说：“我得还你们药钱！”

我拉着张宾要走。张宾把处方递给邵幼萍，说：“电话号码在这处方上。要还药钱，以后再说吧！”

没想到张宾早就想到了要给邵幼萍留下电话号码这事儿。这家伙粗中有细，真不愧是我们这行当儿上的人。

平时由我专用的越野车坏了，我和张宾是乘公共汽车来逛大街的。我们坐上出租车，朝事发现场赶去。

张宾忍不住又说：“我留的是你的手机号码！”

我说：“你真处心积虑啊！”

张宾说：“那女人真的不错嘛，要是她来电话了，你得认真搞好警民关系呀！”

我说：“第一次警告！”

上世纪初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带着他的老婆和儿子驾一辆马车出游。那匹辕马年少体壮却不听使唤，一路上连跑带颠，眼看马车就快散架了，爱尔兰人忍无可忍，拔枪指着马，怒喝一声：“第一次警告，慢点儿！”马充耳不闻，还是一味淘气地疯跑着。爱尔兰人大声吼叫：“第二次警告！”两次警告根本没有效果，这使爱尔兰人怒不可遏，连放两枪击毙了马。这一家人只好弃车步行，在烈日之下都累得大汗淋漓。老婆不停地埋怨爱尔兰人万万不该打死马。爱尔兰人低喝一声：“第一次警告！”老婆还是喋喋不休地埋怨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把手伸向枪套，发出第二次警告。老婆只好乖乖地闭了嘴。因为那个爱尔兰人在第二次警告无效之后就要开枪了。

张宾不以为然：“尊敬的爱尔兰人，用你的话说，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其实，我还真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就给我一枪吧！”

我严肃地说：“第二次警告！”

张宾看见我绷着脸，终于明白不能再谈这个话题了。

要不是可能有案子在等着我们，我一定会损张宾几句。

张宾问：“刚才谁来的电话？”

“光明路派出所林所长。那个专盗雷克萨斯轿车的团伙可能又神出鬼没了，林所长叫我去看看。”

“许队，又丢了一辆雷克萨斯轿车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手。

在工作之前我不喜欢多说话，张宾是知道的。他不便再说什么，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他催促司机有多快跑多快，出了问题由他来扛着。